雪落祁连山

□ 翟 雄

当雪花纷纷扬扬地自苍穹洒落，祁连山便瞬间化作银装素裹的梦幻之境，一场天地间的盛大演出，悄然拉开帷幕。

雪，这冬日的精灵，是祁连山虔诚的访客。起初，它们如同细碎的盐粒，被高空的风裹挟着，飘飘摇摇，试探着靠近这片苍茫大地。渐渐地，盐粒化作轻盈的羽毛，漫天飞舞，似乎要将整个天空的纯净抖落人间。远处的山岭，率先披上了洁白的披风，像是久经沙场的将军，又添几分冷峻与威严。山风呼啸而过，雪雾弥漫，山峰在朦胧间若隐若现，仿佛海市蜃楼般缥缈，却又真切地矗立在大地之上，镇守着一方安宁。

随着雪势渐大，连绵的山峦被彻底覆盖。那些平日里突兀的岩石，此刻被温柔以待，棱角被雪填平，宛如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雪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山谷间，雪堆积得更深，仿若一条静谧的白色河流，蜿蜒流淌在山的怀抱，又似大地沉睡时拉起的厚棉被，温暖着每一寸土地。偶尔有几株坚韧挺拔的高山松柏，从雪被中探出墨绿的枝头，枝头挂着沉甸甸的雪团，宛如绽放的白色花朵，于一片洁白中点缀出生命的倔强与蓬勃。

在这冰天雪地之下，祁连山的动物们也各自演绎着生命的传奇。雪豹，这雪山之王，在皑皑白雪中穿梭自如。它们宽大的脚掌和趾间密密的毛让它们能轻松地走在积雪上，犹如天然的雪鞋，踏雪无痕，矫健的身姿在山岩与雪地间腾跃，琥珀色的眼眸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搜寻着猎物的踪迹。每一次出击，都是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在雪雾中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宛如闪电。它是雪山的主宰，孤独而又高傲。

岩羊们则成群结队，在山间寻找着避风的角落。它们的毛色与雪地相近，若不仔细分辨，很难发现它们灵动的身影。公羊们头顶着粗壮的羊角，在雪地里踱步时，依旧威风凛凛。母羊们紧紧跟随，呵护着身旁幼小的羊羔。小羊羔们在雪地里撒欢奔跑，时不时用稚嫩的脑袋拱拱母亲，讨要温暖的奶水。当危险来临，岩羊们凭借着对山势的熟悉，如履平地般在陡峭的山崖上奔逃，蹄下扬起的雪雾，像是留给天敌的一道迷障。

山脚下，广袤的草原也被雪覆盖。蒙古包错落有致地散布其间，烟囱里升腾起袅袅青烟，与飘落的雪花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温馨的人间烟火图。牧民们身着厚重的皮袄，骑着骏马，驱赶着羊群缓缓归圈。马蹄踏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奏响一曲冬日的牧歌。

祁连山另一侧的大漠戈壁，在雪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壮美。狂风卷着雪花，在戈壁滩上肆虐，沙砾与雪粒相互撞击，发出簌簌的声响。远处的沙丘，被雪勾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仿佛沉睡的巨兽，身披银甲，在天地间蛰伏。胡杨林中，干枯的树枝挂满了雪，宛如童话中的水晶树林。那些屹立千年不倒的胡杨，用沧桑的枝干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见证了大漠的兴衰，也在雪落的时刻，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走进祁连山深处，静谧之感愈发浓烈。澄澈的天空下，阳光穿透云层，洒在雪地上，折射出五彩光芒，宛如无数颗细碎的钻石散落人间。山间的溪流并未因雪的降临而冰封，潺潺的流水声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水汽升腾，与雪雾相融，给洁白的世界增添了一抹灵动的气息。溪边的冰层如琉璃般透明，透过冰层，可以看见水底的石头和摇曳的水草，它们在寒冷中积蓄着力量，等待春回大地时的复苏。

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随处可见。护林员们穿梭在山林间，检查着树木的生长情况，记录着野生动物的踪迹。他们的脚印与雪豹、岩羊等动物的脚印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着生命的乐章。科研人员顶着风雪，在野外设立观测点，研究气候变化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影响。他们用数据说话，为这片土地的未来保驾护航。当地的居民传承着古老的习俗，在特定的日子里，举行庄重的仪式，感恩祁连山的庇佑，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万物昌盛。

雪花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似要将这世间所有的温柔都倾注于祁连山，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道山梁都是一段传奇。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独一无二的人间奇迹，成为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绝美篇章。祁连山在雪的怀抱中沉睡，又在雪的滋养下孕育着希望。

沃野之春

□ 赵 梅

腊月，零星雪花飘舞而下，轻轻覆盖了这座西北小镇的原野。

在雪花的映衬下，包裹在冬的氛围中，乡村里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让人看到了勃勃生机和春的意蕴。

见到小芦是在她务工的乡村就业工厂，我们往牛舍走时，她和工友们在餐厅吃完午饭，正往宿舍走。听说她们是挤奶工，我便和她们聊起来。

小芦告诉我，早上5点起床吃了早点后，她们便来到挤奶厅，6点上转盘开始工作。药浴、套杯、挤奶……80头牛一个转盘，2300头奶牛需要4个半小时完工。她指着不远处停放的运奶车说，因为这家企业的落户，丈夫贷款买了运奶车，跑起了运输。大儿子去年从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也进了乡村就业工厂工作，成为一名繁育技术工，第一年月工资就拿到了4700元。

“我每个月能拿5000元左右，如果操作指标好，满勤，绩效就能高一些。”小芦说她们一个班组9个人，如果手底下快，赶牛赶得好，牛上转盘快，操作指标就会好。

说起收入和家庭情况，她轻快的话语里都带着笑意。但在进入乡村就业工厂务工前，小芦一家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以前两个儿子上学，婆婆得了淋巴瘤，还患了青光眼，视力模糊。家里靠她和丈夫全力支撑，丈夫在外跑大车，小芦在家种地、养羊……说起过去，她哽咽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劝慰，旁边她的同事已递过了纸巾。

“自从到乡村就业工厂上班后，我就没再养羊了，去年工资涨起来了。”就在我还无措时，她已悄悄擦去了眼泪。

小芦如今不仅在乡村就业工厂务工，家里还种了两亩玉米，一亩玉米收入1500元到2000元。农忙时，她下了早班就去干农活，除草、打药、放水，丈夫4天跑一趟车，回来能休息一天，也能帮着务农。

当她说到去年已经还清了买车的贷款时，又一次落泪了，这是付出后得到收获的喜极而泣的眼泪。她说，快过年了，这些天都在为过年做着准备，已经炸了馍馍，当天下早班后她准备擦玻璃。言谈间，可以深切感受到她对当下生活的珍视、对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

在小芦务工的这家乡村就业工厂，有临洮县周边的103名农村劳动力务工，他们的人均月收入都在5000元左右。而在距离不远的另一家乡村就业工厂，吸纳了有600多名农村劳动力务工，人均月工资也都在5000元以上。虽然没有听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但看着这忙碌的场景，我想他们也一定和小芦一样，在前行的路上有回忆也有憧憬，有付出亦有回报。

走出乡村就业工厂，行走在冬日的山村乡野，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塬上的冬（外一首）

□ 凌 云

站在黄土大塬眺望
站在梁峁山头俯瞰
太阳从大塬上升起
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塬
覆盖着塬外的沟壑梁峁

河流成了冰河
银龙一样盘绕
远处有白色的浪涛
我喜欢黄土大塬
喜欢大塬上的冬天
雪地里埋着厚厚的麦苗
和冬菜籽的叶子

凛冽，清新，无垠
浩渺，安静，高远
能摸到白云
能触到蓝天
能看到野兔狐狸的爪印
能听到树枝断裂的声响
和猫头鹰的叫声
山梁上的野雉

大塬上落叶的树
站在冬天
阳光明亮
熊熊燃烧的炉灶和热炕
把北风挡在了门外

走在陇东高原

走在陇东高原
脚踩着皑皑积雪
早晨的太阳
饱满红艳新鲜
空气凛冽清新
风吹动着空旷的树枝

过了冬至，就到了数九天
天气进入另一场寒冷
也与春天愈来愈近
感觉脚下土地在松动
感觉草木萌动发芽的声音
新年到来，新春到来
喜鹊叽叽喳喳
公鸡打鸣
行人脸上洋溢着
笑容和喜庆

七绝三首

□ 刘 芳

兰韵

九畹猗猗横数丛，有香非自借东风。
悠然一种林泉意，清澹合如雅士同。

敲诗

敲诗敲到鸡司晨，词更贫来句更陈。
句在深山不肯出，合来我是掘山人。

遣怀

日月中天共炯明，只消仰望不消撄。
世间多少好风物，心若怜兮心共鸣。

百花

第3297期

幸福绿叶村

〔油 画〕

邱品红 作

黄土回响

□ 吴尚宗

站在高山上远眺，黄土高原如一双大手，捧起黄河缓慢地流淌。不禁想起了我的家乡庄浪的梯田，也是一样的踏实，让人心潮澎湃。

小时候，收麦之际正值暑假，我总会跟随爷爷奶奶到庄浪岳堡镇的老家收麦，两位老人奋力挥镰之时，我便拿着自己专属的小铲子挖宝藏、斗害虫、建城堡，玩得不亦乐乎。

收获小麦最重要的仪式，莫过于碾场了。碾场是场大会战，是最终检验收成的“大考”，家家户户都很重视，亲戚邻人都来帮忙，最为热闹了。方言里，“碾场”两个字都要用一声读出来才算地道，才有乡村那厚重的味道。要碾好场，得灵活通用“望闻问切”的手法。“望”是要望“老天爷”的脸色，须得万里无云，又来风徐徐，不能让突如其来的白雨淋了小麦，又要借风吹走麦壳，这时候农村老人便扎堆讲一些“蚂蚁搬家蛇过道”“朝霞晴，晚霞雨”之类的话，山村的雨总是来得突然来得猛，去得也快，但如果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了小麦，必要捶胸顿足，一年的辛苦付之流水了。“闻”就是看小麦的成色，刚成熟的小麦还带着几分大地的湿气，在地里收割完要捆成“蒹”，十“蒹”堆一码，既能防雨，又能让小麦继续晒太阳蒸发湿气。等个好时间，一家老小齐上阵，把小麦从地里拉到场里，然后把“蒹”垒成“麦摞子”。碾场前有经验的农人会把手伸进“麦摞子”里，凭手感判断小麦是否脱水，如果得当，便可以张罗碾场了。“问”自然是要问亲戚、邻人得空帮忙了，必得是人多力量大，才能碾好场。终于，麦子成了，人手齐了，也盼到了好天气，就到了“切”的大会战。所有人都铆足了力气，男主人借梯登上“麦摞子”，把麦蒹一个个卸下来，妇女小孩在下面等着，把麦蒹拆开，把麦秆均匀横铺在场里。铺匀的麦秆近乎齐腰厚，是小孩子的天然蹦床，娃娃们在上面跳啊、滚啊，欢乐地笑着，收获的喜悦如美酒般沁人心脾且回味悠长，现在想起来也能让人会心一笑。

最初碾场是用驴子拉着“碌碡”，从外到内一圈圈碾过，把麦粒从麦穗上碾下来，后面跟着大人用叉不断地翻挑麦秆，把脱完粒的麦秆及时叉出去，堆放起来，用作烧火的穰柴。毛驴拉着“碌碡”转过一圈又一圈，在场上画下无形的年轮，催人长大，不可阻挡。最终麦粒带着些许麦壳聚集在最下面，借风分离后装进麻袋，清点完装车码在院子里，如同一个个奖杯，在太阳下熠熠生辉。收割机出现后，碾场的场景便消散如烟，最终成为我向女儿描绘童年生活的一段故事，如同我父亲向我讲述的很多故事一样，收藏于黄土地厚重的历史里，继续成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养料。

农家生活总是忙忙碌碌又处处充满惊喜，当个放驴娃，牵着毛驴优哉游哉地走街串巷，为毛驴找鲜美的野草，就很惬意。毛驴吃鲜草会挑着吃，从长势最旺的开始吃，厚实的嘴唇如人手一般灵巧有力，上下合力竟能精准卷住草茎连根拔起，看得我惊叹不已。喝水的时候也是很有个性，挑来一桶水，要人用水瓢舀出来，它从水瓢里喝水。在老家，从来不缺人与家畜的故事，比如会自个送磨坊磨面的毛驴，会逮野鸡回家的家犬等，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与谈资。

到了晚上，我便搬出不知传承了多少年的小茶炉，升起一堆火，为大人们烧水煮茶，或者单纯享受劈柴添火的乐趣。天色渐晚，一堆火成了小院温馨的所在，引得流萤飞舞。老家的山高云淡，星河无限，全部倒映在我那小水桶里，煮沸后又添几分人间柴火之气。

凉州雪

□ 徐兆宝

雪，纷纷扬扬，如轻盈的蝶，舞动在凉州的天空。这片古老的土地，在雪花的轻抚下，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回到了那金戈铁马、诗意盎然的往昔。

凉州，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的车轮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辙印，岁月的风雨在这里奏响了雄浑的乐章。遥想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这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凉州便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声悠扬，带来了异域的珍宝和文化，也带走了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这里，见证了无数的繁华与喧嚣，也承载了太多的梦想与希望。

漫步在凉州的古城墙下，雪花静静地飘落，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古老的故事。城墙斑驳，那是岁月的痕迹；烽火台高耸，那是历史的守望。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仿佛能看到当年的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持长矛，守卫着这片土地。他们的眼神坚定而勇敢，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家园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

凉州的雪，也是诗意的雪。自古以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的《凉州词》，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豪情满怀的时代，将士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归来后举杯痛饮，那是一种怎样的豪迈与洒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的这首诗，更是描绘出了凉州的壮丽景色，黄河奔腾，孤城耸立，雪山皑皑，给人以无尽的遐想。这些诗词，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凉州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雪，越下越大，整个凉州城被一片银白所笼盖。街头巷尾，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玩耍，笑声回荡在空气中。雪花飘落，带来了冬天的问候，也带来了对新的一年的期盼。在这宁静的时刻，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温暖。

雪落凉州，似岁月长歌。昔日丝路古道上戍边烽火、梵音诗韵，如碑，铭刻往昔的繁华与沧桑，后人凭吊，无尽幽思，飘散于凉州风雪间，宛若向世人诉说着古老土地上的沧桑岁月与不朽传奇。

拾秋记

□ 王墨杰

想问，一年有几个季节可以被拾起呢？春天恐怕不行——那是飘舞的蒲公英，若脚步蹚起一阵风，就立刻散得满天。夏天也不行——那是树间宝石似的光影，既拿不起也放不下。冬天又是绵薄的雪花，刚刚碰触指尖就会融化，难能宝贝般握紧在手里。所以思来想去，能够拾取的只有秋天。

秋日，朦朦胧胧，树木一夜之间就上了色。清早出门，高处望去，那些平日默默无闻的树木，已经擎起燃烧的火焰。低头看向脚边，露珠是夜的泪滴，噙在矮草上不肯轻易咽下，直到被匆忙擦过的衣襟采撷。

下午莹发来微信说想散步。然后约定在路口见面。站在十字路口，左侧是生机勃勃的绿，右侧是成熟优雅的黄，色彩缤纷，无数驳杂的叶子从容地于天空荡落。我在黄绿间捧起手心，目不转睛地接着，片刻就收获了一怀抱的斑斓。

走吧，去拾秋。

婉转曲折的小径，落叶铺成一条金黄的地毯。踏上去，发出沙沙的响声。银杏、枫叶、黄栌、乌桕……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那些叫错名字的，都被我揽入怀中——或制成书签，或做成拓印，或叠成一只可爱的蝴蝶。莹在树下伫立着，我忙前忙后地搜罗，把银杏一片片敛起，编成蝴蝶递给她。她怔怔良久，用指尖摩挲着叶子脉络……

落红不是无情物。大自然有自己的巧思，就连叶片坠落的时间也是精心安排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落叶并不是我的，而是归属这片土地，归属大自然的。它们在这里生长、繁荣，最终又在这里凋零、归根……这是生命的必然规律，也是大自然的法则。我即使有再多的喜爱，也无权带走它们。

莹跑过来对我说：“放手吧。”落红终要分解于大地，笔记本的扉页、华而不实的塑封，都不是它的归宿。我和莹摊开手掌，把一片片的红如烈焰、黄如暖阳抖落，然后静坐于深秋，慢慢等待时光荏苒。